

# 解釋「姚秦四藏法師鳩摩羅什奉詔譯」

## 遠參老法師主講

「姚秦」是一個時代名，是在晉朝。晉朝分東晉與西晉兩個時代，又分前秦、後秦兩個朝代。這些中國歷史就不詳細講了。

講到「四藏法師」就有一些問題，現在新出版的《法華經》裡叫做四藏法師，舊版是三藏法師。三藏者，是聲聞藏、緣覺藏、菩薩藏（佛藏），這是權教三藏。三藏即是經典，所有經典，叫做三藏經教。中國人不大講這三乘叫做三藏，中國人的三藏是經藏、律藏、論藏，即是經、律、論三藏，是指經書裡面分作三部分。這樣分不太妥當，沒有分大小乘，總之是經、律、論就算了，這就有點不妥當。

現在老老實實依三乘來講，叫做三藏。舊本〈安樂行品〉有說：一乘菩薩法師，將來廣說《法華經》，就不能親近國王，不能親近王子，不能親近長者、百官，不能親近各種外道，不能親近三乘人。舊本〈安樂行品〉經文說：「亦不親近，增上慢人，貪著小乘，三藏學者。」這裡經中說的三藏，就是聲聞藏、緣覺藏、佛藏（菩薩藏）。他們貪著那些經典，這些經典就是他們的法寶。他們貪著某一類，他們的地位，就是某一類人，聲聞人貪著聲聞經，緣覺人就貪著緣覺經，菩薩人就貪著成佛之經，即佛藏的菩薩學佛，又叫做佛藏。

何以又叫他們做「貪著小乘三藏學者」呢？他們的三藏本來有大乘、有小乘，兩種小乘，一種大乘。這樣的話以前講是可以的，講到《法華經》就不能這樣講。

《法華經》裡雖然也有講什麼是小乘，什麼是大乘，但正當來說，三藏即是小乘，〈方便品〉有說：「少智樂小法，不自信作佛。」三乘人都不信一乘佛，全部都是小智，這是十方佛說的。這個「小」字是說，三乘人全部都叫做小，實在連「小」字也談不上。為何連「小」字都談不上呢？因為三乘同是虛假的，誰大誰小都談不來。

這個三藏當知即是三乘，決不是經、律、論。如果講經、律、論，三藏裡又可以分聲聞的經律論三藏、緣覺經律論三藏、大乘的經律論三藏。如果這樣講，就有九藏，而不是三藏這麼簡單。三藏太過籠統，絕對不能用這樣的名目。

三藏就是三種藏經。這個「藏」字是分類，分類而藏，各有保護各個經庫，我有我的經庫，你有你的經庫，故名謂之藏。

講四藏，又有不同講法。在三藏之外，這《法華經》是另外一藏，叫做法華經藏。〈法師品〉裡面有講此事：「是法華經藏，深固幽遠，無人能到。」因為《法華經》不能類同三乘，就叫做法華經藏。

羅什法師既然是翻譯《法華經》，也翻譯權教三乘經，他就是四藏譯經法師。可以稱他為四藏譯經法師，稱四藏法師則不可以。

這樣說似乎不是很好，其實沒有不好。四藏法師的工作，一個人做不完，要四個人去做。聲聞人做聲聞法師，緣覺人做緣覺法師，大乘人做大乘法師，講《法華經》的是一乘人，是一乘法師，不可搞亂。講到修行，各人自修更加不能搞亂。

而譯經就可以，你若什麼經都可以譯，你就叫做譯經法師。如果講經就不可以，小乘人不講大乘經，當然不會講《法華經》；大乘人也不會講《法華經》，各有界限。

一乘法師講不講三乘經呢？亦不應該講，你講三乘做什麼？三乘教都放棄了，你還去講三乘？是不應該講。你有你的地位，所以每一個人都不應該稱四藏法師，只有譯經者可以。

何謂譯經？譯經者有搬字過紙的資格，搬什麼都可以。好比搬運工那樣，搬米、搬柴、搬金、搬銀、搬珠、搬寶，搬什麼都是這樣搬，有什麼所謂？但是，珠寶店絕不會賣柴賣炭，賣柴賣炭的絕不會賣金賣銀。各行業都是這樣，各有自己一行。

現在是講譯經法師無過，但我們現在又似乎有過。我們有何過呢？我們自稱為一乘法師是無過，但是我們有時又要講權教大乘，所謂講《維摩經》、講《金剛經》、講《中論》、講《百論》、講《十二門論》，這些是權教大乘，不應該講，但我們又去講。

唉！這是不得已的，因為你不懂。如果你不懂的話，我講給你聽，講什麼都可以，你哪方面不懂，我懂，我可以為你講。我若不懂就沒法子為你講，懂就應該為你講，這樣也不會失去自己一乘的資格。因為我並沒有放棄一乘而去宣傳大乘小乘。這些道理，最後的經文也有講及，〈囑累品〉講：「若有眾生，不信受者，當於如來餘深法中，示教利喜。」

那麼，鋸低枱腳遷就枱帷，可以不可以？可以！這樣做並不是退志，他的立場仍然是一乘。所以這個譯經的人，我們一定要安立他為四藏法師，他有資格去翻譯，但是他的資格又不大充實。他雖不充實，我們也不能將他丟掉。因為我們所有的知識，所有的見解，所有的信心，完全都由他譯經得來。他若不譯經，我們從何處有經可讀呢？這就一定要尊重他這位四藏譯經法師。

究竟他這個人是不是一乘法師的資格呢？此事我們不大清楚，要去問他才知道。不過看起來，又似乎這個人的一乘法師資格則大純正。

為何知道他不純正呢？他因為譯經譯得太雜，我們就在譯經之處知道他不純正。他既然譯經不純正，他的見解就不純正，一乘法師就立不起來。

就如苟苟且且什麼都好，搬字過紙，叫我做搬運工，做什麼都好，這些關我什麼事？我做搬運工不過是賺一餐飯食而已，怎管你那麼多。所以此事不大負其責任。

往昔他沒有自稱為四藏法師，我們也不可安立他為四藏法師。而那個三藏法師的稱號，不知是他自稱還是別人安立的，此事不必去研究，是別人安立也好，自己安立也好，都可以。但是他沒有安立為四藏法師，他既然沒有安立為四藏法師，即是不負責任。我們就負起責任來，我們的新版就寫上「一乘法師遠參修正」，這是負起責任。

這就毫不客氣了。其實，這不是說不客氣，也不是說客氣的意思，乃是不徹底的意思。他翻譯了很多大、小乘的經，但很多小乘經都是偽經，大乘經的偽經更是無限那麼多，都是他譯的。他這個人的文筆極好，但思想見解智慧很差，差得好遠。

他名叫鳩摩羅什，「鳩摩羅」是姓，「什」是名。「鳩摩羅」是音譯，沒有譯出中文之意，如果意譯，譯作童，姓童，童子的「童」。「什」字略了一個字，應該是「什婆」，鳩摩羅什婆。什婆也沒有譯出中文之意，如果意譯，譯作「壽」字，壽命長短的「壽」字，即童壽。現在我們的人糊糊塗塗，就說他童年有長老之德，叫做童壽。其

實沒有這個意思，「童」只是他的姓，他的名叫阿壽，你說他壽頭壽腦都可以，有什麼所謂？只是名字而已。

究竟這個人是哪裡人？他父親是印度人，他即是印度人。但是，他生長在印度，學法都在印度，他弘揚佛法就不在印度，而在龜茲國。龜茲國在哪裡呢？龜茲國現在屬於中國，即是新疆。新疆有兩個縣，一個縣叫做庫車縣，一縣叫沙雅縣，庫車、沙雅交界的地方，就是龜茲國的都城。這是個舊都城，現屬中國。一個新疆，一個甘肅，這兩省是清朝立名，屬於中國，從前是外面西域裡的小國。由此知道他是這裡的人。

為何他在龜茲國弘法又來到中國呢？因為龜茲王是他的外公，他的母親是龜茲王公主，嫁了去印度，就生下了他，這是他的來歷。他在印度童年時就出家，他母親也出家。他父親叫做鳩摩羅炎，是哲學家。

在譯經法師之中，羅什法師的文筆非常超脫。講到「奉詔譯」，奉誰之詔呢？奉姚興之詔。姚興乃是姚萇之子，姚萇已死，姚興稱帝。羅什法師到來這裡，奉皇帝的命令在逍遙園譯經，譯了很多經。我們讀他譯的經就讀了不少，讀他譯的論也讀了不少，就知道他的文筆，知道他這個人。

譯經的人就是羅什法師，我們現在只可以說，有一個這樣的人譯經，即是介紹我們知道有某一種經，是我們承認他這個資格；我們也無須在他自身上再講更多，什麼立場之類，那些我們不應該去斷定他。

註：本文根據遠參老法師粵語講經錄音筆錄編輯節錄而成，未經遠老法師修改，若有錯漏，以錄音為準。